

烛影摇红

(中国) 高伟浓 著



学林书局



烛影摇红

——高伟浓教授日记词钞

(中国) 高伟浓 著

学林书局

吉隆坡 2011

ISBN 978 - 967 - 10043 - 1 - 9

烛影摇红——高伟浓教授日记词钞

(中国) 高伟浓 著

出版：马来西亚学林书局

Intelligentsia Book Station,

Sdn Bhd, 45A, Jalan Tun Tan Siew Sin, 500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Fax: 603 - 2031 3195

Email: xuelinbook@ gmail. com

版次：2011 年 9 月第一版

定价：RM 50



卷首语

高伟浓

(一)

“烛影摇红”本是一个词牌名。所以取为书名，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一年来笔者常夜间伏案之景状。不管在家里，还是出差在外，取“烛影”，看“摇红”，敲键盘，驱鼠标，挥毫管，爬格子……似乎已成为常态。虽然今天各种高倍数灯泡、荧光灯可以让通室通堂通厅通院雪亮如白昼，但我还是宁愿把这类发光器物都想象成“烛光”与“烛影”。这或许是源于孩童时代的一种情感延伸。那时候伴读的“烛影”，早已在脑海里定格，终生挥之不去。而今，我已不再年轻，但每当看到心目中的“烛影”摇出的“红焰”，似乎又回到了好梦、寻梦、织梦的童年。一切恍如昨日。这时我会情不自禁地感受“烛影”的丝丝期许、瓣瓣心语、缕缕思絮、悠悠乐韵和绵绵情结。人常说，烛光燃尽了自己但照亮了别人。但我更喜欢说，烛光燃透了自己也照透了别人。此中之“透”，似乎惹点禅意，但有心人可以领略之感悟之，领略与感悟“烛光”的恩、义、爱、德。这份恩义，这份爱德，或许难以以语言表达。唯有烛光下摇出的心灵果浆，方能报偿其万一。



人立于世，当然会寻觅一个职业以维生。在茹毛饮血的时代，要有足够的牛羊猪马鸡犬。在一切已经号称信息化的今天，则冀望属于自己的各类有效数字的正增长。三十六行，若入得其中，从公而论，便是社会财富与知识的创造者与守护者；然以私论之，则不过做了一种谋生器具的雇用者，甚或只是得到了一个阿Q式的符号而已。不错，行行出状元。但所谓状元，不过是某君在某一行业的贡献与技艺发挥臻于极致的短期标示，终归未能脱离生计的引力场。其实，在这个引力场外，还存在着一个磁场。那是人们灵魂的长期洗礼地。生计引力场与灵魂洗礼地是两个不能相互替代的独立体。当一个人的贡献与技艺发挥臻于极致时，当他胸灿灿腰悬金印时，当他因为得到了所期待的一切而踌躇满志时，上苍不会自动向他馈赠灵魂洗礼地的入门券。很多时候恰好相反。成功可能会让一个人忘乎所以，不辨去向，甚至利令智昏，与灵魂洗礼地南辕北辙。这时他已身陷魔界而不自觉、不自拔。这不怪生计引力太大，也不怪洗礼地的磁力太小，只应怪他在引力与磁力的交集出现混沌或错位时，自我感觉良好，惘然匪顾。

一个人成功时，得志时，周围的人难免会仰着脖子看他。他的脖子也可能下意识地仰得更高。古来的国王、将军、官宦、显贵如此，今天很多成功官员、商人、专家，也很难改得了这个“世袭”的老毛病。这个时候，他们早已自觉不自觉地把通往灵魂洗礼地的路径堵死了。

所以，人们每每喃喃自语：在这个迷惘的世界里，留下那条通往灵魂洗礼地的小径吧，至少，别堵得太死。

救赎灵魂，药方无数。



妙方安在？

古诗词，或许还有一点灵效。

作为东方遗产，它曾经如此。

然而，它已断层。

今天，需要焊接，尤需强磁力。

艰难，是可以想见的。

魂者，来无迹，去无踪，是不可以随便以一句“入我门来一笑逢”轻易相邀的。一个灵魂高尚者，在外人看来，或许没有什么两样。只有他自己，才可能感悟到灵魂高矮的莫大差异。如同一个炎炎赤日下奔行于莽莽原野的人见到一棵森森大树，如同一个游走于茫茫翰漠的人发现一片幽幽绿洲，此刻，他那分喜悦，是不可以言表的。他会悠闲地憩息，在习习微风中，聆听着千沙万石、千岩万壑、千涓万滴、千星万宿、千枝万叶、千红万绿的互相对话。在极度的平和境界中，分享和领悟树上的鸟啼，隐处的蝉鸣。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忘机”吧？“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善哉斯境，诚哉斯言。

有灵魂者，甚少在公共场合奢言他的远大理想和不凡抱负。他会避免将别人的隐私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也不屑于在网上自我发泄或贪看别人的肆意发泄。在一个盛行竞逐名利、“赢者通吃”、为了获取蝇头微利而不择手段甚至朝秦暮楚、党同伐异、落井下石的社会，他有时虽感无奈，但肯定会有原则，有气度，有分寸，有睿智，给别人留有余地。他不会追逐“征伐”与“剿灭”的乐趣，而只会“和平崛起”，与人谋取“共赢”。他会把情愿或不情愿地遇到的一切，看作是淬炼精神与人格的契机。他乐于将



耕耘的成果与他人分享，他也懂得回报哪怕是一涓一滴的恩惠。他稳若泰山，举重若轻，从不夸耀自己的臂膀是如何厚实，自己的家世是如何显赫，自己的血统是如何高贵，自己的智商是如何超群，自己的手腕是如何能耐，自己的人缘是如何练达，或者，诉说自己的门楣是如何矮陋，自己的奋斗是如何艰辛（“哀兵”计也）。因为，这样做可能会矮化、弱化、俗化、异化乃至丑化了他自己。对己，他奉行“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对人，他笃信“曾经沧海仍为水，除却巫山也是云”。

历经“沧海”，其言易善。到过“巫山”，其行易洁。终有一天，谁都会回归平凡，回归原点，不管他是不是曾经的侯爵、曩昔的富贾，还是过往的权威。所以，予劝汝，迟回莫若早回，小归不如大归。暂时归不得但要想到将来必归，如有机会便当真去归。更何况，心灵之田园将芜矣，胡不归？

忽然觉得有点“理想主义”，只能算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冀盼吧，就此打住。

（二）

再说几句关于填词技巧的话。未必允当，聊供读者参考。

填词不同于写诗。擅诗者对古体诗格律不难滚瓜烂熟，凝神屏息间，一首律诗或可草就。填词则不然，无人能背得出如许多的词牌（若干耳熟能详的除外）。是故填词，一般是多边对《词谱》边为之。人们也多视填词为畏途，每有“戴着镣铐跳舞”之感。



古诗或词，均离不开韵脚、字数与每个字的平仄设限。一般而言，韵脚、字数都是难以超越的。于是，诗词中每个字的平仄限定便成为宽紧度的重要标尺。严格来说，写诗填词，都是“戴着镣铐跳舞”。人们能够做的，是选择戴较紧的“镣铐”，还是戴较松的“镣铐”跳舞而已。紧或松，多半系于平仄限定的宽严。对于填词者来说，尤为如此。

使用不同版本的词牌，会感到“戴着镣铐跳舞”的自由度不一样。不难设想，当一首词中可平可仄的“中”声字数达到相当高的比例，这时候的感觉，与其说是“镣铐感”，倒不如说是所戴“镣铐”发生“规范化”效应后产生的“韵律感”。因此，便有人转而主张词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需要“戴着镣铐跳舞”。如果彻底“砸烂”了“镣铐”，便完全变为自由诗创作了。自由诗并非不好，但“自由诗”与“词”毕竟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从“韵律感”来说，是不一样的。

填词人还不好根据自我意愿随意改变词牌中每一个字的平仄，即随意将之“中声化”。那样一来，就违反了填词所需要的“规范化”规则。无规矩不成方圆。既谓填词，似仍应遵循某一个特定的词牌，即选择某种合适的“镣铐”，去品味特定的“韵律感”。但话说回来，笔者在选择“镣铐”的时候，还是比较喜欢选择相对宽松的词牌。因为“中”声字的大量存在，可以在选字或炼字时有较大的自由发挥空间。

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沉迷于“镣铐”中而不欲自拔。如果有一天戴着“镣铐”跳得自如了，不妨尝试一下没有





“镣铐”的别样快感。反过来，要想在没有“镣铐”的情况下感受跳舞的另类自如，可否先自行戴上一副合适的“镣铐”蹦跳一下？舞要跳得好，先要上“镣铐”，信然？一个人一辈子戴着“镣铐”跳舞当然难以脱达，但一个人如果没有跳过戴“镣铐”的舞而一开始就去跳彻底自由化之舞，想亦难以成长为一个好舞手。鄙人愚钝，没有胆量跳彻底的自由化之舞；鄙人脱达，亦不愿永远戴着“镣铐”特别是戴着没有伸缩性的“镣铐”跳舞。所以，鄙人现在实施选择性的“中庸主义”，戴自我感觉良好的“镣铐”跳舞。“神行太保”非我所能，我现在只能先“邯郸学步”。是故，不妨把本词集看作是笔者“戴镣铐跳舞”的练功集。舞步嫩稚，识者莫笑。

相对于以前已经出版的六部诗集——《嚶鸣友声》、《海客寻瀛》、《蚌含明月》、《梅花三弄》、《桂棹兰桨》、《晓耕寒钓》而言，《烛影摇红》是一部纯粹的词（长短句）集，没有渗杂一首哪怕是最短的“诗”。这起因于两年前与李胜生教授在西安的相聚。李教授是一位难得的海外华人诗人。他通词律，对词与诗在情感表达方面的长短常有独到见解。余深然其说，当时便决定尔后某一本日记全部以词记录之。因是，方有《烛影摇红》——去岁八月到今岁八月间整整一年的“日记词”问世。除了他，还要感谢国内外所有支持者和赏识者。他们给了我力量，默默地，隐隐地，但却是深深地。

重庆市中学高级教师铁树先前曾撰文《儒林雅韵》和《珠落玉盘》，逐一评介笔者已经出版的六部日记诗集，并从中挑选了一些诗进行分类简析。本人不才，承此厚颂，



愧不敢当。但考虑到二文可作阅读《烛影摇红》的铺垫。今征得铁树本人同意，将之收录于此。同时，我对已出版的个别诗做了技术上的修改。借此机会，谨对铁树老师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马来西亚学林书局董事经理谢满昌先生一如既往地出版笔者的习作，感激至深！大德不言谢，大德亦必言“谢”也。

本书末，还依序编录了本词集所使用过的词牌，以作参证。

草草芜句，权充卷首语。

2011年8月底草于美国东海岸





目 录

卷首语	高伟浓/1
第一章 烛盘客袖	高伟浓/1
第二章 影行空谷	高伟浓/23
第三章 摇曳碧云	高伟浓/40
第四章 红尘走马	高伟浓/146
外一章 儒林雅韵	铁 树/187
外二章 珠落玉盘	铁 树/207
附 录 词牌辑汇	高伟浓（编）/376



第一章 烛盘客袖

淮阳多病偶求欢，客袖侵霜与烛盘。

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栏干？

——（唐）杜牧：《初冬夜饮》

八月一日

醉思仙 《晓耕寒钓》稿毕

晓风轻，但凝眸仰望，过雁孤零。解忧思还遣，万里雄鹰。观肉食，多庸碌，匣里剑常鸣。惜冯唐，竖白发，叹徒耕百年名。伯乐难寻见，田园寸草偏生。渚上围樊圃，不了斯情。波心荡，寒光冽，钓渭水，泪空盈。草枯矣，桀折也，我唯讨一杯清！

八月三日 鱼游春水 博士生开题

蝇头涂满纸，不欲空云非或是。书生意气，常寄语江涛里。仿如寻瀛海屿间，高攀蓬山刘阮子。情至圣矣，一篇心史。握卷详陈事理，



烛影摇红

谈笑之间轻弹指。仍研探硖中人*，开天辟地。令
河湖日月同辉，逝水东流也能止！勤斟学问，紫
藤相倚。

* 中国古籍称新加坡海峡为“硖”。此博士论文所写为新加坡
华人。

八月四日 望梅花 改诗稿

都市无暇看鹤，一载金麟台阁*。对影何尝言
寂寞，且让狼毫轻落。犹记赋黄花旧作，择日携
云漂泊。

* 金麟台，居处。

八月四日

谒金门 续到期护照随思

兰舟楫，无计划归豪驿。但盼长随鸿雁翼，
更向云月碧。何必功名忧悒？应拟归耕落籍。
醉里买关山半壁，邀鹭同与席。

八月五六日 醉红妆 撰委华史

阳和曙色益新浓，步烟云，入棘丛。貂疆蛮
塞近来鸿，穿尘霭，访侨工。京城风雨蔽天



穹，古原上，旧歌钟。不乞蓬莱恩露近，间巷里，
破迷朦。

八月七日 捣练子 乘车厦门行

挟日去，画中行。山客援琴天籁声。更有鲜花含笑待，薰风劝我友渊明。

八月八日 浪淘沙 主持厦大博士答辩决修改再议

折桂紫庭还，凋了朱颜。经书静处倚栏看。
应识一瓢难竟取，弱水三千。云路待登攀，
梦里休闲！征衣再挂马鞍前。百日重须磨砚墨，
三绝韦编。

八月八日 一点春 厦大偶晤少聪

星使摇归棹，忽闻踏歌声。帘栊唤得荷风入，
轩冕从来对友轻！



八月九十日 摘得新 撰哈佛会议论文

摘得新，枝苗向日曛。圃中多馥草，挹清芬。
和风尽日在人境，总知春。

八月十二至十四日 诉衷情 撰毕国侨办项目初稿

开路，真苦，消玉兔，送春归。人面壁，堪
惜，减腰围！转眼送斜晖，依依。残灯涂腕肌，
到熹微。

八月十五日 望梅花 撰美华历史与社会学论文

尘事纷繁如织，莫若形神劳役！舞笔瀛寰寻
禹屐，赚得三更将息。漂泊者萍踪浪迹，看取功
成添壁。





八月十六至十八日 春光好 研探委国华侨采访事

违琴瑟，绝云烟。酌心泉，效贾岛推敲去，
砚如潭。 笔下万千愁霭，何时浪得渔船！堪
慕高朋吟菊蟹，辟桃源。

八月十六日晚 望江东 中山大学会美籍周敏教授等

君驾飞轮任来去，摘玉壁，牵花雨。南征北
战响鼙鼓，更有主，播清露。 江东彦杰真无
数，震帝阙，惊王母。众卿助阵舞金斧，向天啸，
如龙虎！

八月十八日 看花回 兰圃晤法国 M. L. 合家

落日熔金唤管弦，斜月清圆。已闻长饮高卢
水，浪漫都，逮得韶年。嫁夫君老外，杂了唐番。
开得函关是玉关，折损朱颜。故门难见孩时
树，落晖中，总是逝川。客卿原亦主，仍续轩辕。



八月二十日

珠帘卷 往美领签证随思

行辕处，拜庭闱，高台侧畔花飞。寻得刘郎归处，飘零无定期。犹恐雾花迷路，寒风凛冽侵扉。行紫域烟云里，歧路上，莫沾衣。

八月廿三日 思远人 恩城探叔

燕子归来寻旧处，长是冷门户。纵然迟暮里，千般磨难，看绿柳飞絮。东门五丈随闲步，伫望彩虹去。鼓乐夜正酣，问人窗语，河川盼如故。

八月廿五至三十日

一剪梅 阅用委国采访材料

异陌江川一脉同，漂泊天涯，惜取残红。相看刀戟乱关山，羸马羸人，秋月秋风。远望堪惊獬塞中，谁识曹刘，谁辨雌雄？胡笳曲里走骠骑，日色暝暝，暮霭重重。